

古籍典藏 · 原文与白话译文

《史记天官书》

星相 · 共 11 章节 · 10 章含白话译文

《天官书》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中。古人们为了认识星象、研究天体，很早便人为地把星空分成若干区域，中国称之为星官，西方唤之为星座。中国古代把天空分为三垣二十八宿，最早的完整文字记录见诸于《史记·天官书》中。《史记·天官书》把全天分成“五官”：“中官”是指北极周围的天区，象征以天帝为代表的中央朝廷；而东、南、西、北四官，是以二分二至所在星官为中心建立起来，与四季相对应，象征天帝巡行天下的四季行宫。

www.luckclub.cn · 古籍典藏 · 内容仅供文化学习研究

第 0 章

目录

原文

史记天官书 - 目录

史记天官书1

原文

史记天官书1

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属也。

环之匡卫十二星，籀臣。

皆曰紫宫。

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端兑，若见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

紫宫左三星曰天枪，右五星曰天棊，後六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

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

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

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

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

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

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於斗。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在斗魁中，贵人之牢。

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

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

辅星明近，辅臣亲疆；斥小，疏弱。

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盾，天锋。

有句圜十五星，属杓，曰贱人之牢。

其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

天一、枪、棊、矛、盾动摇，角大，兵起。

东宫苍龙，房、心。

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属。

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

房为府，曰天驷。

其阴，右驂。

旁有两星曰衿；北一星曰辖。

东北曲十二星曰旗。

旗中四星天市；中六星曰市楼。

市中星众者实；其虚则耗。

房南众星曰骑官。

左角，李；右角，将。

大角者，天王帝廷。

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掇提。

掇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掇提格”。

亢为疏庙，主疾。

其南北两大星，曰南门。

氐为天根，主疫。

尾为九子，曰君臣；斥绝，不和。

箕为敖客，曰口舌。

火犯守角，则有战。

房、心，王者恶之也。

南宫硃鸟，权、衡。

衡，太微，三光之廷。

匡卫十二星，籓臣：西，将；东，相；南四星，执法；中，端门；门左右，掖门。

门内六星，诸侯。

其内五星，五帝坐。

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将位也。

月、五星顺入，轨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诛也。

其逆入，若不轨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群下从谋也。

金、火尤甚。

廷籓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

权，轩辕。

轩辕，黄龙体。

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宫属。

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

东井为水事。

其西曲星曰钺。

钺北，北河；南，南河；两河、天阙间为关梁。

輿鬼，鬼祠事；中白者为质。

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

故德成衡，观成潢，伤成钺，祸成井，诛成质。

柳为鸟注，主木草。

七星，颈，为员官。

主急事。

张，素，为厨，主觞客。

翼为羽翮，主远客。

轸为车，主风。

其旁有一小星，曰长沙，星星不欲明；明与四星等，若五星入轸中，兵大起。

轸南众星曰天库楼；库有五车。

车星角若益众，及不具，无处车马。

白话译文

紫微垣星区内，后宫四星中末端大星代表正妃，其余三星象征后宫妃嫔；环绕护卫的十二颗星代表藩臣，以上总称紫宫（即紫微垣）。紫宫前方对准北斗斗口的三颗时隐时现之星，称阴德，又名天一。紫宫左侧三星为天枪，右侧五星为天棓，后方六星横跨银河直达营室，称阁道。

北斗七星即“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校正日月五星运行）”。斗柄（杓）朝向龙角，斗腰（衡）正对南斗，斗身（魁）枕于参宿。黄昏以杓定向，对应华山以西南；半夜以衡定向，对应中原黄河、济水之间；黎明以魁定向，对应泰山以东北。北斗为帝王之车，运于天地中央，统御四方，一切阴阳、四时、五行、节气、历法皆系于北斗。

斗魁上方拱形六星构成文昌宫，依次为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中、司禄。斗魁内有贵人之牢。斗魁下方六星两两相对，称三能（三台星）；三台色泽均匀则君臣和睦，否则预示乖离。辅星（开阳旁伴星）明亮靠近则辅臣强势，暗小则辅臣疏弱。斗柄末端内侧为矛（招摇），外侧为盾（天锋）；附近弯曲十五星称贱人之牢，星密则囚多，星疏则囚出。天一、天枪、天棓诸星摇动、星芒增大，则预兆战争。

东方苍龙以房、心二宿为主。心宿为明堂，中心大星代表天王，前后小星代表子嗣，三星若成直线则君主决策失误。房宿称天驷（天马），旁有衿星、辖星。旗星区内有天市、市楼；天市星密则市场繁盛，星疏则市场萧条。大角星为天王帝廷，两旁摄提六星如鼎足环抱，北斗杓所直指，用于标定节令，故称“摄提格”。亢宿主疾，氐宿主疫，尾宿九星象征君臣，箕宿主口舌。火星（荧惑）犯角宿则战事起；犯房、心，乃君王大忌。

南方朱雀以权（轩辕）、衡（太微）为主。太微垣为三光之廷（日月星的朝廷），环绕藩臣十二星，西为将，东为相，南四星为执法，中为端门，左右为掖门，门内诸侯六星，最内五帝坐五星。后方郎位十五星，将位一大星。月与五星顺行入轨为君王诛罚之象；逆行越轨则以所犯星宿断凶，金星、火星尤甚。太微西侧少微五星代表士大夫。轩辕形如黄龙，前大星象征皇后，旁小星为后宫。

井宿主水利，西有钺星，北河南河之间为关梁。舆鬼宿主祭祀，中有积尸白气。火星守南北河则兵起谷歉。德行应于太微，伤祸应于钺，灾祸应于井，诛罚应于积尸气。柳宿主草木，七星宿为员官主急事，张宿为厨主宴客，翼宿主远客，轸宿为车主风。轸旁长沙小星不宜过亮；若其亮如轸四星，或五星入轸，则大战将起。轸南天库楼内有五车星，车星残缺或星芒增多，则车马无用。

关键词

紫宫： 即紫微垣，以北极星为核心的拱极星区，象征帝王宫廷，是三垣之首。

七政： 日、月与金、木、水、火、土五星的合称，古人以北斗校正其运行轨道。

摄提： 大角星两侧共六颗星，北斗杓柄所指，作为标定节令时序的天文坐标。

文昌宫： 斗魁上方六星，各主将相命运与官禄寿命，是科举文化中"文昌帝君"信仰的星象源头。

积尸气： 舆鬼宿中央的白色雾状天体（现代天文学确认为鬼星团M44），古人视其为凶兆。

现代启示

司马迁将星空描绘为一座运转不息的朝廷：北极星是天子，北斗是帝车，太微是三公六卿，天市是市井百姓。这套"天象即政治"的象征体系并非迷信的简单堆砌，而是建立在数百年持续观测之上的经验编码——古人用星象记录旱涝、战争、疫病，形成了最早的环境监测档案。其中北斗授时的功能在农业社会具有真实的实用价值，三台星候君臣关系的说法也折射出古人对权力结构的深度焦虑。时至今日，中国将卫星导航系统命名为"北斗"，这究竟是文化符号的现代复用，还是某种更深层的文明记忆在无意识地延续？

史记天官书2

原文

史记天官书2

五潢，五帝车舍。

火入，旱；金，兵；水，水。

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

奎曰封豕，为沟渎。

娄为聚众。

胃为天仓。

其南众星曰磨积。

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

毕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

其大星旁小星为附耳。

附耳摇动，有谗乱臣在侧。

昴、毕间为天街。

其阴，阴国；阳，阳国。

参为白虎。

三星直者，是为衡石。

下有三星，兑，曰罚，为斩艾事。

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小三星隅置，曰觜觿，为虎首，主葆旅事。

其南有四星，曰天厕。

厕下一星，曰天矢。

矢黄则吉青、白、黑，凶。

其西有句曲九星，三处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

其东有大星曰狼。

狼角变色，多盗贼。

下有四星曰弧，直狼。

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

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

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

附耳入毕中，兵起。

北宫玄武，虚、危。

危为盖屋；虚为哭泣之事。

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

军西为垒，或曰钺。

旁有一大星为北落。

北落若微亡，军星动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军，军起。

火、金、水尤甚：火，军忧；水，患；木、土，军吉。

危东六星，两两相比，曰司空。

营室为清庙，曰离宫、阁道。

汉中四星，曰天驷。

旁一星，曰王良。

王良策马，车骑满野。

旁有八星，绝汉，曰天潢。

天潢旁，江星。

江星动，人涉水。

杓、臼四星，在危南。

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鱼盐贵。

南斗为庙，其北建星。

建星者，旗也。

牵牛为牺牲。

其北河鼓。

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

婺女，其北织女。

织女，天女孙也。

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

曰东方木，主春，日甲乙。

义失者，罚出岁星。

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

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

其趋舍而前曰赢，退舍曰缩。

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将亡，国倾败。

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

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

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德。

色苍苍有光。

其失次，有应见柳。

岁早，水；晚，旱。

岁星出，东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复东行。

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

出常东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

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

以二月与婺女、虚、危晨出，曰降入。

大有光。

其失次，有应见张。

其岁大水。

执徐岁：岁阴在辰，星居亥。

以三月与营室、东壁晨出，曰青章。

青青甚章。

其失次；有应见轸。

岁早，旱；晚，水。

大荒骆岁：岁阴在巳，星居戌。

以四月与奎、娄晨出，曰踡踵。

熊熊赤色，有光。

其失次，有应见亢。

敦牂岁：岁阴在午，星居酉。

以五月与胃、昴、毕晨出，曰开明。

炎炎有光。

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

其失次，有应见房。

岁早，旱；晚，水。

叶洽岁：岁阴在未，星居申。

白话译文

五潢（五帝车舍）是五位天帝停放车驾之所。若火星（荧惑）进入此区，主旱灾；金星（太白）进入，主兵事；水星（辰星）进入，主水灾。其中有三颗星称“柱”，若三柱不齐，则兵乱将起。

奎宿名为"封豕"（大猪），主掌沟渠水道。娄宿主聚集人众。胃宿是天上的粮仓，其南方众星称"廩积"（堆积的粮草）。昴宿（昴星团）称"髦头"，是胡人之星，主白衣聚会（丧事或投降）。毕宿称"罕车"（捕猎之车），主边疆军事与田猎。毕宿大星旁有一颗小星名"附耳"，若附耳摇动，则君侧有谗臣作乱。昴宿与毕宿之间为"天街"，其南属阴性国家，其北属阳性国家。

参宿（猎户座）为白虎。参宿中三颗垂直排列的星，是天上的衡秤；其下三颗星锋利，主刑罚斩杀之事；外围四颗星，是虎的左右肩膀。三颗小星斜置一角，称"觜觶"，为虎首，主管宿营旅行之事。参宿南方四颗星为"天厠"，厠下一颗星为"天矢"（天箭），天矢呈黄色为吉，呈青、白、黑色则凶。参宿西方有九颗星弯曲排列，分三处：一曰天旗，二曰天苑（天帝苑囿），三曰九游（九旒旗）。

参宿东方有一颗大星名"狼"（天狼星，即今之天狼星 Sirius），若天狼星变色，则盗贼横行。其下四颗星为"弧"（弧矢），对准天狼。天狼星靠近地平线处，有一颗极大的星为"南极老人星"（船底座老人星）。老人星出现，则天下安定；不出现，则兵乱将起。每年秋分前后，当在南郊观测老人星。若附耳移入毕宿中，则兵事起。

北宫玄武，主管虚宿与危宿。危宿主屋宇建造，虚宿主哭泣哀丧之事。虚宿南方众星为"羽林天军"（天帝的禁卫军）。军阵西侧为"垒"（营垒），亦称"钺"（斧钺）。旁有一颗大星为"北落"（北落师门），若北落星光暗淡隐没、军星摇动稀疏，以及五大行星犯北落、进入军中，则军队出动。以火星为甚时主军中忧患，水星为甚时主患难；木星、土星进入则军事顺利。

危宿以东六颗星，两两相对，称"司空"（掌管工程建设之官）。营室宿（飞马座）为清庙（宗庙），亦称离宫、阁道（皇帝行宫与走廊）。银河（天汉）中间四颗星为"天驷"（天帝的马车四马），旁有一星为"王良"（善御者王良）。若王良挥鞭策马，则车骑充满原野（主大动兵）。旁边有八颗星横跨银河，称"天潢"（天河渡口）。天潢旁边为"江星"（河流之星），江星动则人多涉水（洪水或水路繁忙）。杵、白四星位于危宿南方。匏瓜星若有青黑色星长期守住，则鱼盐价格高涨。

南斗宿（人马座斗形星）为天帝宗庙，其北为"建星"（旌旗之星）。牵牛宿（摩羯座牛宿）主牲畜祭祀。其北为"河鼓"（牛郎星群），河鼓中央大星为上将，左右两星为左右将领。婺女宿（宝瓶座女宿）之北为织女星，织女是天帝之孙女。

以下论述行星岁星（木星）：观察日月运行，以推算岁星的顺行与逆行。岁星属东方木，主管春天，天干对应甲乙。凡人间施政违背仁义，上天便以岁星异常示警。岁星超前或滞后，以其所在星宿来判断对应的国家命运：岁星所在之国不可讨伐，可借其名义惩罚他国。岁星超过正常位置向前称"赢"，退后称"缩"。赢时，该国虽有兵却不能得胜；缩时，该国有忧患，将领败亡、国家倾覆。若五大行星聚于同一星宿，则其下对应之国可凭仁义称霸天下。

岁星十二年纪年如下：

摄提格岁（寅年）：岁阴（太岁）在寅，岁星居丑。正月与斗宿、牵牛宿同时在东方晨出，称"监德"，呈苍青色而有光。若失正常轨次，则应验于柳宿。此岁若早出，主水涝；晚出，主旱。岁星出现后向东行十二度，约百日停止，转为逆行；逆行八度，又约百日，再转东行。岁星每年运行三十又七分之十六度，日均行十二分之一度，十二年绕天一周。通常晨出于东方，昏没于西方。

单阏岁（卯年）：岁阴在卯，岁星居子。二月与婺女、虚、危同时晨出，称"降入"，极有光芒。若失轨次，应验于张宿。此岁主大水。

执徐岁（辰年）：岁阴在辰，岁星居亥。三月与营室、东壁晨出，称"青章"，色青极为鲜明。若失轨次，应验于轸宿。此岁早出主旱，晚出主水。

大荒骆岁（巳年）：岁阴在巳，岁星居戌。四月与奎、娄晨出，称"跼踵"，呈熊熊赤色而有光。若失轨次，应验于亢宿。

敦牂岁（午年）：岁阴在午，岁星居酉。五月与胃、昴、毕晨出，称"开明"，炎炎有光。此年偃息兵戈，仅利于诸侯君王，不利于用兵。若失轨次，应验于房宿。此岁早出主旱，晚出主水。

叶洽岁（未年）：岁阴在未，岁星居申。（原文至此中断）

关键词

五潢：西方白虎七宿中的星官，形如五条河流，被视为五帝停车之所，行星进入可占验灾异。

附耳：毕宿大星旁的一颗小伴星，若其位置晃动，古人以为预示君侧有谗臣，引申为权力场中异常信号。

南极老人星：即今之船底座老人星（Canopus），南天极附近最亮星，因其出没难以观测，古人以其可见与否占验天下安危。

岁星赢缩：木星因地球公转导致的视运动中顺行超前（赢）或逆行滞后（缩），古人据此判断对应方位国家的兴衰。

北落师门：南鱼座最亮星，古称"北落"，为天军大门，行星犯之则主兵动。

现代启示

《天官书》这一章集中展示了汉代以前中国天文学的两重性：一方面，中国先民对星空的长期系统观测积累了大量真实数据，岁星（木星）十二年一周天的规律早已被精确掌握，这是实证科学的萌芽；另一方面，这些观测成果被嵌入了一套严密的政治-占验体系，星象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注脚，天文学家同时也是政治预言家。这种双重身份并非愚昧，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知识精英连接天道与人事的理性尝试。今天我们用卫星追踪木星，却仍在用各种"信号"预测市场与政治走势——形式变了，人类寻找秩序感的本能是否真的变了？

史记天官书3

原文

史记天官书3

昭昭有光。

利行兵。

其失次，有应见箕。

涓滩岁：岁阴在申，星居未。

以七月与东井、舆鬼晨出，曰大音。

昭昭白。

其失次，有应见牵牛。

作鄂岁：岁阴在酉，星居午。

以八月与柳、七星、张晨出，曰长王。

作作有芒。

国其昌，熟穀。

其失次，有应见危。

有旱而昌，有女丧，民疾。

阍茂岁：岁阴在戌，星居巳。

以九月与翼、轸晨出，曰天睢。

白色大明。

其失次，有应见东壁。

岁水，女丧。

大渊猷岁：岁阴在亥，星居辰。

以十月与角、亢晨出，曰大章。

苍苍然，星若跃而阴出旦，是谓“正平”。

起师旅，其率必武；其国有德，将有四海。

其失次，有应见娄。

困敦岁：岁阴在子，星居卯。

以十一月与氐、房、心晨出，曰天泉。

玄色甚明。

江池其昌，不利起兵。

其失次，有应昴。

赤奋若岁：岁阴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与尾、箕晨出，曰天皓。

黧然黑色甚明。

其失次，有应见参。

当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摇，未当去去之，与他星会，其国凶。

所居久，国有德厚。

其角动，乍小乍大，若色数变，人主有忧。

其失次舍以下，进而东北，三月生天棊，长四丈，未兑，进而东南，三月生彗星，长二丈，类彗。

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长四丈，未兑。

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枪，长数丈，两头兑。

谨视其所见之国，不可举事用兵。

其出如浮如沈，其国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

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国昌。

迎角而战者，不胜。

星色赤黄而沈，所居野大穰。

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忧。

岁星入月，其野有逐相；与太白斗，其野有破军。

岁星一曰摄提，曰重华，曰应星，曰纪星。

营室为清庙，岁星庙也。

察刚气以处荧惑。

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

礼失，罚出荧惑，荧惑失行是也。

出则有兵，入则兵散。

以其舍命国。

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

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

因与俱出入，国绝祀。

居之，殃还至，虽大当小；久而至，当小反大。

其南为丈夫，北为女子丧。

若角动绕环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

与他星斗，光相逮，为害；不相逮，不害。

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国可以礼致天下。

法，出东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复东行，自所止数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东方。

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恶之。

东行急，一日行一度半。

其行东、西、南、北疾也。

兵各聚其下；用战，顺之胜，逆之败。

荧惑从太白，军忧；离之，军卻。

出太白阴，有分军；行其阳，有偏将战。

当其行，太白逮之，破军杀将。

其入守犯太微、轩辕、营室，主命恶之。

心为明堂，荧惑庙也。

谨候此。

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

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黄帝，主德，女主象也。

岁填一宿，其所居国吉。

未当居而居，若已去而复还，还居之，其国得土，不乃得女。

若当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东去，其国失土，不乃失女，不可举事用兵。

其居久，其国福厚；易，福薄。

白话译文

【岁星（木星）十二年轮回——后六年】

涪滩之年：太岁运行至申位，岁星（木星）居于未宿。七月时与东井、舆鬼二宿同时黎明升起，此年称"大音"。星色昭昭明亮，呈白色。若岁星偏离正轨，相应的征兆会在箕宿方向出现。

作鄂之年：太岁在酉位，岁星居午宿。八月与柳、七星、张三宿晨出，称"长王"。星芒锋锐有光，所对应的国度将兴旺，谷物丰收。若失位，征兆出现于危宿。虽有旱情而国势仍昌，但有妇女之丧，民间多疾。

阉茂之年：太岁在戌位，岁星居巳宿。九月与翼、轸二宿晨出，称"天睢"。星色白而大明。失位则征兆见于东壁宿。该年多水患，有女丧之兆。

大渊献之年：太岁在亥位，岁星居辰宿。十月与角、亢晨出，称"大章"。星色青苍，若星体跳跃般在黎明前隐于地平，谓之"正平"。此时若兴师，将帅必骁勇；国家有德，可号令四方。失位则征兆见于娄宿。

困敦之年：太岁在子位，岁星居卯宿。十一月与氏、房、心三宿晨出，称"天泉"。星色深黑而甚明。江河湖泊之地将兴旺，不利于兴兵。失位则征兆见于昴宿。

赤奋若之年：太岁在丑位，岁星居寅宿。十二月与尾、箕晨出，称"天皓"。星色深黑而光芒极盛。失位则征兆见于参宿。

【岁星失常的综合占验】

岁星应居之位而不居，或虽居其位却左右摇晃，或不当离去而离去，或与他星相会，均为所对应国家的凶兆。反之，若岁星久居一宿，则该国国运深厚。若岁星"角"（芒角）震动，忽大忽小，颜色频繁变幻，则君主将有忧患。

岁星失位之后：向东北方向偏移，三个月后天际生出"天棓"（彗星，长四丈，末端尖锐）；向东南偏移，三月后生出"彗星"（长二丈，形如扫帚）；向西北退行，三月后生出"天槐"（长四丈，末端尖锐）；向西南退行，三月后生出"天枪"（长数丈，两头皆尖）。须密切观察异星出现所对应的国家，该国不可兴事用兵。

岁星若时浮时沉，其国有大型土木工程；若时沉时浮，则该地将衰亡。星色赤有芒角，所居之国昌盛；迎其芒角而战者，必败。星色赤黄而沉稳，该地将大丰收；星色青白而带赤灰，该地有忧患。岁星入月，其地的丞相将被驱逐；与太白（金星）相斗，其地军队将遭重创。

岁星别名：摄提、重华、应星、纪星。营室（室宿）为清庙，是岁星的庙宇所在。

【荧惑（火星）】

观察阳刚之气以判断荧惑位置。荧惑属南方火，主管夏季，对应天干丙、丁日。礼制失序，上天以荧惑失行为惩罚。荧惑出现则有战事，荧惑退隐则战事平息。以其所在星宿判断对应国家的命运。荧惑主勃乱，象征暴力、疾病、丧亡、饥荒与战争。

荧惑逆行超过两宿并停留：三个月内有灾殃，五个月内遭兵祸，七个月内失去半数领土，九个月内失去大半领土。若荧惑与太岁同出同入，则该国祭祀断绝（国家灭亡）。荧惑停留之处，祸患随即而来——看似大祸实则为小；迟迟来临的祸患，看似小祸实则为大。荧惑之南有男子死亡，其北有女子死亡。若芒角震动、绕圈游移，忽前忽后、左右飘移，灾祸更重。与他星相斗，光芒相接则成祸害，光芒不接则无妨。

若五星皆聚于同一星宿，其所对应的国家可以礼仪号令天下。

荧惑运行规律：向东行进十六宿后停止，逆行两宿，六十天后复向东行，从停止处继续行十宿，十个月后进入西方；潜伏运行五个月，从东方再次升起。从西方升起称"反明"，为君主命运不吉之兆。

荧惑向东急行时，每日行一度半。不论向东、西、南、北，运行迅速之处，兵力随之聚集。顺其方向作战则胜，逆其方向则败。荧惑跟随太白（金星），军队忧虑；离开太白，军队退却。荧惑从太白阴面出现，有军队分裂；行于阳面，有偏将出战。当其运行时，若太白追及荧惑，则军队覆没、将领阵亡。荧惑侵入太微、轩辕、营室等重要天区，君主命运不吉。心宿（心宿二，即天蝎座 α ）为明堂，是荧惑的庙宇所在。须谨慎观察这一切。

【填星（土星）】

以北斗与诸星的会合来确定填星的位置。填星属中央土，主管季夏（农历六月），对应天干戊、己日，象征黄帝，主德，又象征女主（后妃）。填星每年行经一宿（即"填"满一宿），其所在之国吉祥。

尚未到该居之时便已居位，或已离去又折返，国家将获得土地，否则也会得到女子（联姻）。应居而不居，已居之后又向东西离去，国家将失去土地，否则将失去女子，且不可兴事用兵。填星久居一宿，国家

福祉深厚；频繁移动，福祉则薄。

关键词

岁阴： 又称"太岁"，与木星（岁星）运行相对应的假想天体，十二年一轮回，用于纪年。

失次： 岁星偏离正常运行轨道或应居星宿，视为天象异常，预示人间变故。

荧惑： 即火星，因其运行轨迹飘忽不定、颜色红而变幻，古人视其为兵祸、疾疫之凶星。

反道： 天体逆向运行，即"逆行"，古代天文中被视为严重异常，凶兆叠加。

岁填一宿： 土星（填星）每年运行约一个星宿，约十二年绕天一周，故称"填"（充满、稳定之意）。

现代启示

这段文字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与政治占星学的高度融合。古人通过长期系统观测木星、火星、土星的运行周期，建立了一套将天象与人间治乱相对应的预测体系。从现代视角看，其中对行星运行规律的描述——如木星约十二年一周天、火星的顺行逆行周期、土星每年行一宿——具有相当的天文精确性，体现了先民严谨的观测积累。

这套体系的深层逻辑，是将宇宙秩序映射为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礼失则荧惑失行"，天象异常不过是人道失序的投影。这种"天人感应"思维，在本质上是一种以自然节律约束权力行为的文化机制——统治者的得失，最终要接受"天道"的检验。

值得思考的是：当古人凝视星空、从天象中寻找治国依据时，他们究竟是在观测自然，还是在为已有的政治判断寻找天命背书？

史记天官书4

原文

史记天官书4

岁行十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岁周天。

其所居，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重致天下。

礼、德、义、杀、刑尽失，而填星乃为之动摇。

赢，为王不宁；其缩，有军不复。

填星，其色黄，九芒，音曰黄钟宫。

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赢，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

失次下二三宿曰缩，有后戚，其岁不复，不乃天裂若地动。

斗为文太室，填星庙，天子之星也。

木星与土合，为内乱。

饥，主勿用战，败；水则变谋而更事；火为旱；金为白衣会若水。

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岁偏无。

火与水合为焯，与金合为铄，为丧，皆不可举事，用兵大败。

土为忧，主孳卿；大饥，战败，为北军，军困，举事大败。

土与水合，穰而拥阨，有覆军，其国不可举事。

出，亡地；入，得地。

金为疾，为内兵，亡地。

三星若合，其宿地国外内有兵与丧，改立公王。

四星合，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

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

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蚤出者为赢，赢者为客。

晚出者为缩，缩者为主人。

必有天应见於杓星。

同舍为合。

相陵为斗，七寸以内必之矣。

五星色白圜，为丧旱；赤圜，则中不平，为兵；青圜，为忧水；黑圜，为疾，多死；黄圜，则吉。

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角哭泣之声，青角有兵忧，黑角则水。

意，行穷兵之所终。

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宁昌。

春风秋雨，冬寒夏暑，动摇常以此。

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东行。

见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复出东方。

太岁在甲寅，镇星在东壁，故在营室。

察日行以处位太白。

曰西方，秋，日庚、辛，主杀。

杀失者，罚出太白。

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国。

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

入东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

当出不出，当入不入，是谓失舍，不有破军，必有国君之篡。

其纪上元，以摄提格之岁，与营室晨出东方，至角而入；与营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与角晨出，入毕；与角夕出，入毕；与毕晨出，入箕；与毕夕出，入箕；与箕晨出，入柳；与箕夕出，入柳；与柳晨出，入营室；与柳夕出，入营室。

凡出入东西各五，为八岁，二百二十日，复与营室晨出东方。

其大率，岁一周天。

其始出东方，行迟，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极而反，东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

其庠，近日，曰明星，柔；高，远日，曰大器，刚。

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极而行迟，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

其庠，近日，曰大白，柔；高，远日，曰大相，刚。

出以辰、戌，入以丑、未。

白话译文

土星每年运行十又百十二分之五度，每日运行二十八分之一度，二十八年绕天一周。

凡土星所在之宿，若五星皆聚于同一星宿，该宿所对应的国家，可望成就天下霸业。

礼义、德行、仁义、刑杀、法令诸事全都失常之时，土星便会出现异常摇动。

土星超前运行（赢），是国君不安之兆；滞后运行（缩），则出征军队难以返回。

土星颜色黄，有九条光芒，对应音律为黄钟宫。

土星超前二三宿（赢），主君命难以施行，否则将有洪水。滞后二三宿（缩），后宫忧戚，当年军队难还，否则天裂地动。

北斗斗宿为文章之太室，是土星之庙所，天子之星。

木星与土星相合，预示内乱。木土合而主饥荒时，君主勿用兵，否则败；遇水星主变更谋略；遇火星主旱灾；遇金星主白衣聚会或水患。金星在南称“牝牡”，年谷丰熟；金星在北，则年岁歉收。

火星与水星相合称“焯”，与金星相合称“铄”，皆主丧事，不可举兵，否则大败。土星主忧患，主国内奸孽权臣；主大饥、战败、军困，举事大败。土星与水星相合，虽丰收却道路壅阻，将有军队覆没，其国不可举事。

某星出于某宿之外，主亡地；退入，主得地。金星主疾病、内乱、丧失土地。

三星相合，所在宿对应之国内外皆有兵丧，将改立公王。四星相合，兵祸丧乱并起，君子忧，小民流离。

五星相合，称为“易行”：君有德则受庆，大人改立，统御四方，子孙繁昌；无德则受殃乃至灭国。

五星皆大，所兆之事亦大；皆小，所兆之事亦小。早出为“赢”，赢者为客（进攻方）；晚出为“缩”，缩者为主人（防守方）。必有天象应验于北斗杓星。同处一宿为“合”，相互侵犯为“斗”，距离在七寸以内必然应验。

五星色白而圆，主丧早；赤而圆，主内部不平、兵事；青而圆，主忧患与水灾；黑而圆，主疾疫多死；黄而圆，则吉。赤角冒犯，主我城受侵；黄角，主争地；白角，主哭泣丧事；青角，主兵忧；黑角，主水灾。凡此征兆，皆为穷兵黩武之终局。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宁昌。春风秋雨、冬寒夏暑，天象异动常以此为参照。

土星出现一百二十日后逆行向西，西行一百二十日后再转东行，可见三百三十日后隐入，隐入三十日后再从东方复出。太岁在甲寅之年，土星在东壁宿，此前在营室宿。

太白（金星）属西方，对应秋季，天干庚辛，主司肃杀。刑杀失当，惩罚则显现于太白。太白运行失常，以其所在星宿判断对应国家。太白出现后运行十八宿、二百四十日而隐入。从东方隐入时，伏行十一宿一百三十日；从西方隐入时，伏行三宿十六日后再现。当出不出、当入不入，称为“失舍”，若非军队覆没，必有君主被篡。

太白的纪元上元，以摄提格之年（寅年）与营室宿晨出东方为起点，至角宿入；与营室宿夕出西方，至角入；与角宿晨出，入毕；与角夕出，入毕；与毕晨出，入箕；与毕夕出，入箕；与箕晨出，入柳；与箕夕出，入柳；与柳晨出，入营室；与柳夕出，入营室。东西各出入五次，合计八年二百二十日，再与营室晨出东方。大致规律：约一年运行一周天。

太白初出东方，行迟，约每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后必逆行一二宿；到达最高点后折返东行，每日约一度半，再一百二十日后隐入。近日者称“明星”，性柔；远日者称“大器”，性刚。

太白初出西方，行疾，约每日一度半，历一百二十日；到达最高点后变慢，每日半度，历一百二十日，至晨隐入，必逆行一二宿后入。近日者称“大白”，性柔；远日者称“大相”，性刚。太白以辰、戌时出现，以

丑、未时隐入。

关键词

填星（土星）： 五星之一，即土星。因其运行迟缓，每年约"填满"一宿，故名。古人视为天子之星，主稳定与农事丰歉。

赢/缩： 行星超前（赢）或滞后（缩）于正常轨道位置的状态。赢者为客兵（进攻方占优），缩者为主兵（防守方占优），是占军事吉凶的重要指标。

五星合： 金、木、水、火、土五星聚于同一星宿，极为罕见，古人视为天下大变、王朝更替之征兆。

太白（金星）： 金星古称"太白"，因极其明亮而得名。古代主杀伐、军事，其出没早晚、顺逆被用于判断战争胜负与国家命运。

失舍： 行星当出不出、当入不入，偏离正常出没规律的异常状态。古人认为此兆极凶，预示军败或君位被篡。

现代启示

这段文字是中国古代天文观测与政治哲学的奇特融合。其中的数据令人惊叹：土星约29.5年绕日一周，古人测为"二十八岁"，误差不足两年；金星会合周期约584天，"八岁五合"的规律与现代天文数据高度吻合。这说明古人具备严谨的长期实证观测能力，积累了数百年的天象记录。

然而，将天象与人间祸福直接挂钩，是时代认知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将"礼、德、义、杀、刑尽失"列为异象之因果——这不是单纯的迷信，而是借天象权威来约束统治者的政治智慧：天象异常不是凭空而来，是人间失道在先。这种用自然法则反制权力的逻辑，在前现代社会发挥了某种宪制性功能。

****留给读者的问题**：** 今天我们用大数据、AI和量化模型预测经济走势、社会风险，在"以规律预测人事"这一思维模式上，与古人的星占之学是否存在某种深层的相似？两者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

史记天官书5

原文

史记天官书5

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国。

其当期出也，其国昌。

其出东为东，入东为北方；出西为西，入西为南方。

所居久，其乡利；，其乡凶。

出西至东，正西国吉。

出东至西，正东国吉。

其出不经天；经天，天下革政。

小以角动，兵起。

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强。

出高，用兵深吉，浅凶；庠，浅吉，深凶。

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赢，侯王不宁，用兵进吉退凶。

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缩，侯王有忧，用兵退吉进凶。

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迟，迟行。

角，敢战。

动摇躁，躁。

圜以静，静。

顺角所指，吉；反之，皆凶。

出则出兵，入则入兵。

赤角，有战；白角，有丧；黑圜角，忧，有水事；青圜小角，忧，有木事；黄圜和角，有土事，有年。

其已出三日而复，有微入，入三日乃复盛出，是谓奕，其下国有军败将北。

其已入三日又复微出，出三日而复盛入，其下国有忧；师有粮食兵革，遗人用之；卒虽众，将为人虏。

其出西失行，外国败；其出东失行，中国败。

其色大圜黄滹，可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战。

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黄，比参左肩；苍，比参右肩；黑，比奎大星。

五星皆从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兵从天下。

居实，有得也；居虚，无得也。

行胜色，色胜位，有位胜无位，有色胜无色，行得尽胜之。

出而留桑榆间，疾其下国。

上而疾，未尽其日，过参天，疾其对国。

上复下，下复上，有反将。

其入月，将僂。

金、木星合，光，其下战不合，兵虽起而不斗；合相毁，野有破军。

出西方，昏而出阴，阴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鸡鸣出，大弱：是谓阴陷於阳。

其在东方，乘明而出阳，阳兵之彊，鸡鸣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谓阳陷於阴。

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

其出卯南，南胜北方；出卯北，北胜南方；正在卯，东国利。

出西北，北胜南方；出西南，南胜北方；正在酉，西国胜。

其与列星相犯，小战；五星，大战。

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国败；出其北，北国败。

行疾，武；不行，文。

色白五芒，出蚤为月蚀，晚为天夭及彗星，将发其国。

出东为德，举事左之迎之，吉。

出西为刑，举事右之背之，吉。

反之皆凶。

太白光见景，战胜。

昼见而经天，是谓争明，彊国弱，小国彊，女主昌。

亢为疏庙，太白庙也。

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

其他名殷星、太正、营星、观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终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纬。

大司马位谨候此。

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

曰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日壬、癸。

刑失者，罚出辰星，以其宿命国。

是正四时：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娄、胃东五舍，为齐；仲夏夏至，夕出郊东井、舆鬼、柳东七舍，为楚；

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东四舍，为汉；仲冬冬至，晨出郊东方，与尾、箕、斗、牵牛俱西，为中国。

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

白话译文

太白（金星）若不按期出没，地上将兴兵、有国覆灭；按期出现则国昌盛。太白行进方向与停留久暂，决定各方吉凶：久留之方有利，过境短暂之方凶险；从西向东行，正西国吉；从东向西行，正东国吉。

太白通常不穿越天顶（白昼可见）；若“经天”，天下将有政权更迭。芒角（星体光芒尖端）微动则兵起。初出时大后变小，兵弱；初小后大，兵强。出现位置高宜深攻，位置低宜浅攻。

太白超前于日称“赢”——侯王不宁，宜进兵；落后于日称“缩”——侯王有忧，宜退兵。用兵须仿效太白行速。芒角颜色各有预兆：赤角有战事，白角有丧事，黑色有水患，青色有木患，黄圆则五谷丰登。

太白隐没后复出、或出而复隐，称“爽”，预示兵败将溃或军需被夺。太白伏而出兵则有殃。昼见经天称“争明”，强国转弱、弱国变强、女主权威大振。太白别名众多，被称为“上公”，为大臣之象，大司马须严密观测。

末段论辰星（水星）：属北方水德，主冬季，依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分别出没于四方星宿，常在辰、戌、丑、未日出入。

关键词

太白： 金星，五大行星之一，西方属金，古代兵事与大臣权威的天象代表。

经天： 金星于白昼穿越子午线，极罕见天象，古人视为天下政权更迭之兆。

赢/缩： 太白与日同侧偏前为“赢”，预示进兵吉；偏后异侧为“缩”，预示退兵吉。

角： 星体射出的芒尖光锋，颜色与动态分别预示战、丧、水、木、土五类事端。

辰星： 水星，北方水德之精，主冬，依四仲节令出没，作为校正四季方位的天文基准。

现代启示

《天官书》对太白的系统记录，体现了古人将精密天文观测与现实决策深度绑定的思维方式。他们并非迷信，而是在尝试用稳定的自然规律校验主观判断——这与现代量化交易中用客观指标约束情绪操作，本质上异曲同工。尤其“争明”之象——强者示弱、弱者得势——与市场超跌反转、政治博弈中的强弱易位规律颇为吻合。

古人如此细致地观测星象，最终却将一切落脚于“用兵进退”的实用判断——这究竟是科学的前身，还是权力的工具？

史记天官书6

原文

史记天官书6

其时宜效不效为失，追兵在外不战。

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

其当效而出也，色白为旱，黄为五穀熟，赤为兵，黑为水。

出东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

常在东方，其赤，中国胜；其西而赤，外国利。

无兵於外而赤，兵起。

其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者利。

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

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其出，太白为主。

出而与太白不相从，野虽有军，不战。

出东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东方，为格，野虽有兵不战。

失其时而出，为当寒反温，当温反寒。

当出不出，是谓击卒，兵大起。

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军杀将，客军胜；下出，客亡地。

辰星来抵太白，太白不去，将死。

正旗上出，破军杀将，客胜；下出，客亡地。

视旗所指，以命破军。

其绕环太白，若与斗，大战，客胜。

兔过太白，间可口咸剑，小战，客胜。

兔居太白前，军罢；出太白左，小战；摩太白，有数万人战，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军急约战。

青角，兵忧；黑角，水。

赤行穷兵之所终。

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细爽、栖星、钩星。

其色黄而小，出而易处，天下之文变而不善矣。

兔五色，青圜忧，白圜丧，赤圜中不平，黑圜吉。

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角号泣之声。

其出东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数二十日，而反入于东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数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

其一候之营室、角、毕、箕、柳。

出房、心间，地动。

辰星之色：春，青黄；夏，赤白；秋，青白，而岁熟；冬，黄而不明。

即变其色，其时不昌。

春不见，大风，秋则不实。

夏不见，有六十日之旱，月蚀。

秋不见，有兵，春则不生。

冬不见，阴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则不长。

角、亢、氐，兖州。

房、心，豫州。

尾、箕，幽州。

斗，江、湖。

牵牛、婺女，扬州。

虚、危，青州。

营室至东壁，并州。

奎、娄、胃，徐州。

昴、毕，冀州。

觜觿、参，益州。

东井、舆鬼，雍州。

柳、七星、张，三河。

翼、轸，荆州。

七星为员官，辰星庙，蛮夷星也。

两军相当，日晕；晕等，力钧；厚长大，有胜；薄短小，无胜。

重抱大破无。

抱为和，背不和，为分离相去。

直为自立，立侯王；杀将。

负且戴，有喜。

围在中，中胜；在外，外胜。

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恶相去。

气晕先至而後去，居军胜。

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军不胜。

见而去，其发疾，虽胜无功。

见半日以上，功大。

白虹屈短，上下兑，有者下大流血。

日晕制胜，近期三十日，远期六十日。

其食，食所不利；复生，生所利；而食益尽，为主位。

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时，用命其国也。

白话译文

本章主体围绕**辰星**（水星）的出没规律与军事、气候、地理的对应关系，末段转入**日晕**占验之法。

辰星若应时而未现，属反常，在外追兵不会交战；一季不见则气候不调，四季皆不见则天下大饥。辰星应时而现，色白主旱、色黄主丰、色赤主兵、色黑主水。

辰星大而白出东方，外有战事也能化解。常现东方色赤，中原得胜；现西方色赤，外邦得利。辰星与太白（金星）同方俱出，皆赤有角芒，则同侧之国胜。五星聚积东方利于中原，聚积西方利于外邦；若五星随辰星聚于同一星宿，该宿所对之国可号令天下。

辰星与太白分出东西两方，称为**"格"**，有兵而不战。辰星进入太白中从上方出，攻方破军斩将；从下方出，攻方丧地。辰星环绕太白或摩擦相近，主大战，攻方胜。辰星靠近太白而太白不退，预示将领战死。

辰星有七名：小正、辰星、天棓、安周星、细爽、栖星、钩星，主蛮夷边事。其色应随四季更替——春青黄、夏赤白、秋青白、冬黄而暗；违时而变则该季不昌，四季不见各有旱涝兵乱之应。

二十八宿各有**分野**（地理对应）：角亢氏属兖州，房心属豫州，尾箕属幽州，斗属江湖，柳七星张属三河，翼轸属荆州，凡十四区域悉数对应。

末段论日晕：晕圈厚大者有胜，薄小者无胜；抱晕（向内弯弧）主和解，背晕（向外弯弧）主分离；晕先至后去，驻守方胜；出现半日以上，功绩大。日晕应验，近三十日，远六十日。

关键词

辰星：古代水星的专称。因其出没于日出日落前后（辰时附近），又有小正、天棓等七个别名，是五星中最难观测者。

太白：即金星。五星中最亮，古人视为主兵事之星，与辰星的相对位置是判断战争胜负的核心依据。

格：辰星与太白分别现于东方和西方，东西对峙之象。预示双方虽陈兵对峙却不实际交战。

分野：将二十八宿与地上州郡一一映射的星占制度，天象异常可据此推断对应地域的吉凶。

日晕：太阳周围出现的光圈或弧光，古人据其厚薄、颜色、持续时长及方位判断两军胜负。

现代启示

这段文字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天象变化被视为人间吉凶的预兆符号，形成了一套自洽的解释体系。从现代视角看，其中包含了对水星出没周期、水星与金星相对位置、太阳晕圈等天象的长期精细观测，这些经验积累是真实的；但将其与战争胜负、气候灾害直接挂钩，属于神秘主义因果，而非科学推断。分野学说将天地秩序一一对应，折射出中国古人强烈的整体性思维与秩序建构冲动。

值得深思的是：当我们今天用大数据、算法、情绪指标来预测市场走势或社会趋势时，与古人"观天象以知人事"的底层思维逻辑，究竟有多大的本质差异？

史记天官书7

原文

史记天官书7

阴间，多水，阴事。

外北三尺，阴星。

北三尺，太阴，大水，兵。

阳间，骄恣。

阳星，多暴狱。

太阳，大旱丧也。

角、天门，十月为四月，十一月为五月，十二月为六月，水发，近三尺，远五尺。

犯四辅，辅臣诛。

行南北河，以阴阳言，旱水兵丧。

月蚀岁星，其宿地，饥若亡。

荧惑也乱，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疆国以战败，辰星也女乱。

大角，主命者恶之；心，则为内贼乱也；列星，其宿地忧。

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复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

故月蚀，常也；日蚀，为不臧也。

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

丙、丁，江、淮、海岱也。

戊、己，中州、河、济也。

庚、辛，华山以西。

壬、癸，恆山以北。

日蚀，国君；月蚀，将相当之。

国皇星，大而赤，状类南极。

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冲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无角，乍上乍下。

所出国，起兵，多变。

五残星，出正东东方之野。

其星状类辰星，去地可六丈。

大贼星，出正南南方之野。

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有光。

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

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类太白。

狱汉星，出正北北方之野。

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察之中青。

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冲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维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

所见，下有乱；乱者亡，有德者昌。

烛星，状如太白，其出也不行。

见则灭。

所烛者，城邑乱。

如星非星，如云非云，命曰归邪。

归邪出，必有归国者。

星者，金之散气，本曰火。

星众，国吉；少则凶。

汉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

汉，星多，多水，少则旱，其大经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

其所往者，兵发其下。

天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

所堕及，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

其下圜如数顷田处，上兑者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

格泽星者，如炎火之状。

黄白，起地而上。

下大，上兑。

其见也，不种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类彗而後曲，象旗。

见则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状如雄鸡。

其怒，青黑，象伏螿。

枉矢，类大流星，□行而仓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长庚，如一匹布著天。

此星见，兵起。

星坠至地，则石也。

河、济之间，时有坠星。

天精而见景星。

景星者，德星也。

其状无常，常出於有道之国。

凡望云气，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馀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属地者三千里。

云气有兽居上者，胜。

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

嵩高、三河之郊，气正赤。

恆山之北，气下黑下青。

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

江、淮之间，气皆白。

徒气白。

土功气黄。

车气乍高乍下，往往而聚。

骑气卑而布。

卒气转。

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兑；後兑而卑者，卻。

其气平者其行徐。

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

气相遇者，卑胜高，兑胜方。

气来卑而循车通者，不过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见。

气来高七八尺者，不过五六日，去之十馀里见。

白话译文

月亮运行到"阴间"位置，预示多水与阴事；处"北三尺"为太阴，主大水兵灾；处"阳间"主骄纵放恣；处"太阳"位主大旱大丧。月亮经过角宿（苍龙之角，天门所在），以十月对应四月、十一月对应五月、十二月对应六月推算水灾远近。月犯四辅，则辅臣受诛；行南北河（银河两端），依阴阳判断旱涝兵丧。

月食各行星意义不同：食岁星（木星）则对应地区饥荒；食荧惑（火星）主内乱，食填星（土星）主下犯上，食太白（金星）主强国兵败，食辰星（水星）主女祸。月食周期以一百一十一个月为一完整轮回——月食属常规天象，日食则为不祥。十天干与地理对应：丙丁主江淮海岱，戊己主中州河济，庚辛主华山以西，壬癸主恒山以北；日食应于国君，月食应于将相。

客星方面：国皇星赤大主兵强，昭明星白大无角主多变，五残、大贼、司危、狱汉四星分守四正方各离地六丈，若出非本方则下有兵灾。天鼓声如雷而非雷，所往处兵起；天狗坠地如大流星，落处方圆如数顷，主千里破军；格泽星如炎火升腾，见则必有大害；蚩尤之旗如弯曲彗星，见则王者征伐；长庚如布幅横天，兵起之兆；陨石乃星坠所化。天气清澈时现景星，为德星，出于有道之国。

望气可判军情：仰望三四百里，平望千余里，登高可达三千里。各地气色有别，军气则因兵种各异：步兵气白，土工气黄，车兵气忽高忽低，骑兵气低而散，步卒气团聚。气前低后高者行进疾，前高后低者将撤退；低气胜高气，尖气胜方气。

关键词

归邪： 如星非星、如云非云的奇异天象，出现则预示有外出者归国。

景星： 又称德星，天气晴朗时方现，无固定形态，象征有道之国兴盛。

望气术： 通过观察云气颜色、形态、高低判断军情与吉凶的方法。

天干分野： 十天干与地理区域对应的占卜体系，用于确定日月食所应之地。

四野星： 分守东南西北四正方形的凶星，出现于非本方则为兵灾之兆。

现代启示

这段文字综合了天文观测、气象判断与军事情报三大系统。其中“望气术”并非纯粹迷信——通过观察大气中的尘埃、水汽折射来估算地平线距离，在光学仪器出现之前，确有一定的实践依据；而对云气颜色与地域关系的记录，也与不同地形、植被对大气散射的影响暗合。月食周期“百一十三月为一轮回”的记载，则显示古人已通过长期观测掌握了相当精确的沙罗周期概念，与现代天文学的18年11天周期颇为接近。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在没有卫星、没有雷达的年代，古人如何将零散的天象观测整合为一套可操作的决策系统？这背后的认知逻辑，与现代大数据建模有何本质区别，又有何根本局限？

史记天官书8

原文

史记天官书8

稍云精白者，其将悍，其士怯。

其大根而前绝远者，当战。

青白，其前低者，战胜；其前赤而仰者，战不胜。

阵云如立垣。

杼云类杼。

轴云转两端兑。

杓云如绳者，居前互天，其半半天。

其者类阙旗故。

钩云句曲。

诸此云见，以五色合占。

而泽转密，其见动人，乃有占；兵必起，合

其直。

王朔所候，决於日旁。

日旁云气，人主象。

皆如其形以占。

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闾，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

大水处，败军场，破国之虚，下有积钱，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

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

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

故候息秬者，入国邑，视封疆田畴之正治，城郭室屋门户之润泽，次至车服畜产精华。

实息者，吉；虚秬者，凶。

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

卿云，喜气也。

若雾非雾，衣冠而不濡，见则其域被甲而趋。

雷电、虾虹、辟历、夜明者，阳气之动者也，春夏则发，秋冬则藏，故候者无不司之。

天开县物，地动坼绝。

山崩及徙，川塞谿坎；水澹地长，见象。

城郭门闾，闾泉口枯；宫庙邸第，人民所次。

谣俗车服，观民饮食。

五穀草木，观其所属。

仓府廩库，四通之路。

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鼠，观其所处。

鬼哭若呼，其人逢倍。

化言，诚然。

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

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

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

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始也。

四始者，候之日。

而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

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为，小雨，趣兵；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

故八风各与其冲对，课多者为胜。

多胜少，久胜亟，疾胜徐。

旦至食，为麦；食至日昃，为稷；昃至脯，为黍；脯至下脯，为菽；下脯至日入，为麻。

欲终日有云，有风，有日。

日当其时者，深而多实；无云有风日，当其时，浅而多实；有云风，无日，当其时，深而少实；有日，无云，不风，当其时者稼有败。

如食顷，小败；熟五斗米顷，大败。

则风复起，有云，其稼复起。

各以其时用云色占种所宜。

其雨雪若寒，岁恶。

是日光明，听都邑人民之声。

声宫，则岁善，吉；商，则有兵；徵，旱；羽，水；角，岁恶。

或从正月旦比数雨。

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极；过之，不占。

数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

为其环千里内占，则为天下候，竟正月。

月所离列宿，日、风、云，占其国。

然必察太岁所在。

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

此其大经也。

正月上甲，风从东方，宜蚕；风从西方，若旦黄云，恶。

冬至短极，县土炭，炭动，鹿解角，兰根出，泉水跃，略以知日至，要决晷景。

岁星所在，五穀逢昌。

其对为冲，岁乃有殃。

白话译文

云气稍显精白，其主将勇猛，士卒却胆怯。云气根部粗大而前端断绝、延伸极远，预示将有战事。青白色云气前端低垂，主战胜；前端赤红上仰，主战败。阵云（战阵之云）如直立的墙垣，杼云（织梭形云）似织机梭子，轴云（轴形云）两端尖锐中间圆聚，杓云（勺形云）如绳索横亘天际或半截悬空。钩云弯曲如钩。诸般云气须以五色合参占验，光泽密聚、显现动荡方有征验意义——兵事必起，合验其所指方向。

日旁云气象征君王，北方诸夷之气如穹庐群畜，南方诸夷之气如舟船旗幡。大水之地、败军之场、废国旧址，地下积钱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海边蜃气（蜃楼）如楼台，广野之气如宫阙，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聚集之状。

察盛衰之法：入城邑，看田畴是否整治、门户是否润泽，再看车服牲畜；充实者吉，虚耗者凶。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称为卿云（祥瑞之气），是喜庆之兆。若雾非雾、衣冠不沾湿，见则其地军队将披甲急行。雷电、虹霓、霹雳、夜间异光，皆为阳气之动，春夏发、秋冬藏，候气者必加观测。

凡候年景好坏，须谨候岁始。岁始或从冬至，阳气开始萌生；腊日次日，民众聚饮发散阳气，称初岁；正月初一为王者年首；立春为四时之始——此四始之日为候气关键。

正月初一判断八风：南风主大旱，西南主小旱，西方主兵，西北主戎菽丰收兼小雨，北方主中等年景，东北主丰年，东方主大水，东南主疾疫年恶。八风各与对冲比较，多胜少、久胜暂、疾胜徐。

从旦至食时占麦，食时至日昃占稷，日昃至舖时占黍，舖时至下舖占菽，下舖至日入占麻。该时段有云、有风、有日，则种深多实；无云有风有日，则种浅多实；有云风无日，则种深少实；有日无云不风，则庄稼有败。约一顿饭时间为小败，煮熟五斗米时间为大败；风若再起有云，庄稼可复。是日听都邑人民之声：宫声年善，商声有兵，徵声旱，羽生水，角声年恶。

冬至日最短，悬土炭候气：炭动、鹿解角、兰根萌出、泉水上涌，略可知日至，要靠圭表测影最终确定。岁星（木星）所在之宿，五谷逢昌；其对冲之宿，年有灾殃。

关键词

卿云： 若烟若云的祥瑞之气，郁郁纷纷，古人视为太平盛世之征兆。

八风： 来自八方的风，逐一与其对冲方向比较强弱，以判断年景旱涝兵祸。

息耗： 盛衰之意。"息"指充实生长，"耗"指虚损衰败，是观察城邑国运的核心标准。

四始： 冬至、腊日次日、正月初一、立春，四个岁首关键节点，为候气必察之日。

岁星： 即木星，约十二年一周天，古人以其所在星宿位置预测五谷丰歉。

现代启示

这一章集中展示了古人对自然现象的系统性观察与归纳——从云形、气色到风向、声音，构建出一套涵盖军事、农业、民生的综合预测体系。其核心逻辑并不神秘：在没有气象仪器的时代，反复观察自然信号与结果之间的统计规律，本质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概率推断。八风占、五谷时段占、雨量日累计法，皆体现出古人对"时间窗口"与"样本量"的朴素敏感——这与现代气象统计中的季节性规律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处。"实息者吉，虚耗者凶"更是一条超越时代的观察准则：一个地方的人气、物产、建设状态，至今仍是判断区域兴衰的直观指标。

值得追问的是：古人将云气、星象与人事紧密相连，是迷信，还是对某种真实规律的粗糙编码？在信息匮乏的时代，这套系统究竟帮助决策者避开了多少灾祸，又制造了多少误判？

史记天官书9

原文

史记天官书9

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

天有五星，地有五行。

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

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幽厉以往，尚矣。

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襍祥不法。

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

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

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苾弘；於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

为国者必贵三五。

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

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

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後，众暴寡，大并小。

秦、楚、吴、越，夷狄也，为疆伯。

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

争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禘几祥候星气尤急。

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

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

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

吴、楚之疆，候在荧惑，占於鸟衡。

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虚、危。

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占於房、心。

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参罚。

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

中国於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於街南，毕主之。

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

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

是以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太白主中国；而胡、貉数侵掠，独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经也。

此更为客主人。

荧惑为孛，外则理兵，内则理政。

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

诸侯更疆，时菑异记，无可录者。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

其後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殆藉，不可胜数。

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

项羽救钜鹿，枉矢西流，山东遂合从诸侯，西坑秦人，诛屠咸阳。

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

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

诸吕作乱，日蚀，昼晦。

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

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

其後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

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彗于河戍；兵征大宛，星彗招摇：此其萃萃大者。

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

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

白话译文

天有日月，地有阴阳之气；天有五星（金木水火土），地有五行；天有列宿（星宿），地有州域。日月星三光，是阴阳精华的外显，其根本之气在地，圣人据此统筹治理。

幽王、厉王以前，天文记录年代久远。各地所见天象，因地域不同而各有解读，各家占候物异、附会时事，相关典籍图录庞杂无序、不成法度。因此孔子编《春秋》六经，只记录异常天象，而不附加解说。

至于天道命数，不传于人；若传，也只传有资质者，无需特意告知；若告知无资质者，纵然言明，也不会留下印记。

历代传承天文之学者：高辛氏以前有重、黎；尧舜时有羲氏、和氏；夏代有昆吾；殷商有巫咸；周室有史佚、苾弘；宋国有子韦；郑国有裨灶；齐国有甘公；楚国有唐昧；赵国有尹皋；魏国有石申。

天运的规律：三十年一小变，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次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天道完备——这是大数之法。治国者必须重视三五之数。上下各推千年，天人关系才能完整呈现。

太史公推算古代天变，已难与今日对证。大略而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六次，彗星出现三次，宋襄公时星陨如雨。那时天子式微，诸侯以力相争，五霸相继兴起，各自号令，此后弱肉强食，兼并盛行。秦、楚、吴、越本为夷狄，却成为强霸。田氏篡齐，三家分晋，进入战国。各国争伐攻取，战火连绵，城池屡遭屠戮，饥荒疾疫随之而来，君臣同处忧患，对天象星气的观察格外迫切。

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称王，纵横之士踵接而至，皋、唐、甘、石等人因时势著书立说，故其占验记录繁杂如盐粒米粒。

二十八宿主十二州，北斗兼辖各方，由来已久。

秦强盛时，以太白（金星）为候星，占于天狼、弧矢二星；吴楚强盛时，候荧惑（火星），占于朱鸟、衡星；燕齐强盛时，候辰星（水星），占于虚、危二宿；宋郑强盛时，候岁星（木星），占于房、心二宿；晋强盛时，亦候辰星，占于参、罚二星。

秦并吞三晋、燕、代，统一河山以南，是为中国。中国在四海之内居东南，属阳；阳对应日、岁星、荧惑、填星（土星），占于街南，以毕宿主之。西北方的胡、貉、月氏等游牧民族属阴；阴对应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以昴宿主之。

中国山川向东北流，龙脉首起陇、蜀，尾没于渤海、碣石。秦晋好用兵，以太白为主占，太自主中国；胡貉频繁侵掠，以辰星为主占，辰星出入躁动迅疾，常主夷狄——这是大法则。双方互为客主，轮替消长。

荧惑为变星，出外主兵事，入内主政务。故说：“纵有圣明天子，也必须观察荧惑所在。”

各诸侯强弱更替，灾异频仍，难以一一录述。

秦始皇时期，十五年内彗星四见，持续最长者达八十天，彗尾有时横贯天际。此后秦以兵力灭六国、并天下、攘四夷，死人如乱麻；随后楚张并起，三十年间兵祸相接，死伤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有如此惨烈。

项羽救钜鹿之时，枉矢星西流，山东诸侯合纵，西破秦军，屠灭咸阳。

汉朝兴起，五星聚于东井（井宿）。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食昼晦。吴楚七国叛乱，彗星长达数丈，天狗经过梁地；兵起之后，果然伏尸流血于其下。

元光、元狩年间，蚩尤之旗（彗星或长尾星）再现，长者半天。此后京师大军四出，征讨夷狄数十年，伐匈奴尤为激烈。越国亡时，荧惑守斗宿；攻克朝鲜，星孛于河戍；征伐大宛，星孛于招摇——这些都是大事中的显著天象。

至于细微小变，不可胜数。由此观之，从未有天变在先而人事不随之应验的。

关键词

三光： 日、月、星三者的统称，被视为阴阳精华在天上的体现。

天运三变： 三十年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的天道周期规律，是古代历法与政治预测的理论基础。

二十八宿： 古代将黄道与赤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域（星宿），用于标定天体位置与对应地上州域。

枉矢： 古代天文异象之一，形如流矢、轨迹弯曲的流星或光迹，被视为兵乱征兆。

蚩尤之旗： 彗星或尾迹宽大的扫帚星，古人认为其出现预示大规模战争与杀戮。

现代启示

这段文字的核心，是司马迁用天象与历史事件的"对应关系"来梳理数百年治乱兴衰。从现代视角看，这并非迷信，而是一种朴素的统计归纳——在没有现代史学工具的时代，天文记录是最精确、最连续的客观档案，将其与政治事件并列，实质上是在寻找可重复验证的历史规律。

更深一层，这段话揭示了一个至今仍有价值的认知框架：任何重大变局都有其"前兆"，而前兆往往在混乱来临之前已经显现，只是多数人视而不见。无论是星象、经济数据，还是社会情绪，"先形见而应随之"的逻辑在今天同样适用。

****思考题**：** 你在生活或工作中，是否曾经事后回想，发现某次重大变化其实早有征兆，只是当时没有察觉？什么妨碍了你提前看见它？

史记天官书10

原文

史记天官书10

故甘、石历五星法，唯独荧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蚀，皆以为占。

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

故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

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

日变脩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

凡天变，过度乃占。

国君疆大，有德者昌；羽小，饰诈者亡。

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禳，正下无之。

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

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

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人之符。

此五者，天之感动。

为天数者，必通三五。

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

苍帝行德，天门为之开。

赤帝行德，天牢为之空。

黄帝行德，天天为之起。

风从西北来，必以庚、辛。

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

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晕围，常大赦载，谓有太阳也。

一曰：白帝行德，毕、昴为之围。

围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围不合，德不成。

二曰：以辰围，不出其旬。

黑帝行德，天关为之动。

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风雨破石。

三能、三衡者，天廷也。

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在天成象，有同影响。
观文察变，其来自往。
天官既书，太史攸掌。
云物必记，星辰可仰。
盈缩匪口，应验无爽。
至哉玄监，云谁欲！

白话译文

甘德、石申记录五星运行规律时，原以为只有荧惑（火星）才会逆行。然而太史公遍览史籍、核查史事，发现百年之中，五大行星没有一颗不曾逆行，逆行时往往光芒大盛、颜色变异；日月食的发生，以及行星偏南偏北的轨迹，均有内在规律——这是天象的大法则。

天上的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等恒星区域，是上天五官的固定座位，称为"经"，位置恒定，大小疏密各有定数。水、火、金、木、土五颗行星，是上天的五位辅佐，称为"纬"，出没有时，运行有快慢之节律。

日象异常，君王当修德；月象异常，当减省刑罚；星象异常，当修好结盟。总原则是：天象变异须超出常度，方才作为占验依据。有德的强国兴盛，行诈的弱国败亡。应对之策依次为修德、修政、补救、禳祓，最下者是无所作为。

恒星变化罕见，故日月及行星的占验最为常用。晕环、云气、风象，是天的"客气"，出现亦有大周期，且与政事的呼应最为切近。这五类现象，都是天的感应之兆。从事天文推算者，必须贯通天地人"三"与五行"五"之数理。通晓古今、深察变化，天官之学方称大备。

五方天帝各有行德之征：苍帝行德则天门开，赤帝行德则天牢空，黄帝行德则天天星起；白帝行德，正月二十日前后月晕成圆，三夜圆满则德成，不足三夜或圆环不合则德未成；黑帝行德则天关星动。西北风在庚、辛日吹来，一秋五至大赦，三至小赦。天子顺天而行则得以改元，逆天则风雨摧折山石。

三能、三衡是天廷所在，客星出现其中，预示异常政令。天象所呈，影响相应，观文察变，自有来龙去脉。天官之学既已备录，由太史掌管，云物须随时记录，星辰永可仰观。天象盈缩之规，应验从无差错。玄妙深远的天道监察，是何等伟大的存在！

关键词

经与纬： 恒星位置固定称"经"，五大行星运行变动称"纬"，二者构成古代天象坐标体系。

薄蚀： 日食、月食合称。"薄"指遮掩，"蚀"指侵损，古代视为重大政治凶兆。

三光： 太阳、月亮与五大行星的合称，是日常占验中最常调用的天象来源。

客星： 在固定星区之外突然出现的亮星，涵盖彗星、新星等，预示非常之事。

过度乃占： 天象变异须超越正常幅度才作占验依据，是古代星占的核心阈值原则。

现代启示

这段文字是司马迁对《天官书》的总结性收束，其中隐藏着一种朴素的科学精神："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这是以长期观测数据修正前人错误的实证态度。"凡天变，过度乃占"更像一条统计学准则：正常波动是噪声，超出阈值才是信号，不因常态而惊慌，也不对异常视而不见。

司马迁将"修德"列为应对天变的第一策，本质是强调人的主动作为优先于被动等待——这与现代危机管理的逻辑高度一致：与其押注"天象会好转"，不如先从自身行为入手。

值得深思的是：当我们今天用机器学习预测市场走势、社会风险，与古人用星象推演国运，在"从数据中寻找规律、以规律指导决策"这一认知结构上，本质差距究竟有多大？